

反身代词“自己”语义指向的功能解释

税昌锡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从功能的角度看,反身代词入句除了从句子本身可以离析出叙述者和听(读)者来外,它还同时并存着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自己”一般遵循以叙述者为基点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最短空间距离同指原则。当最短距离参与角色和行为事件表示的概念与事实相悖,或叙述者有意凸显与其空间距离较远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时,它便越级同指相应的下一个最短空间距离参与角色。在“句内联项句内指”这一平台上,在参与角色及其行为构成的行为事件都符合事理的情况下,如果参与角色人称相同(通常是第三人称),整个句子便存在歧义。

[关键词] 自己; 语义指向; 语义联项; 最短空间距离同指; 三个平台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3-0074-10

自从 Chomsky(1981)提出管辖与约束理论以来,语法界不少学者便利用该理论中的第一约束原则,即“照应语(anaphor)必须在本管辖语域内受到约束”,对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句法规律进行检验,并提出了一些解释方案。较有影响的有最短距离效应(minimal distance effect)、最大句效应(maximal clause effect)、阻断效应(blocking effect)和题元等级效应(thematic hierarchy effect)等。然而,无论哪种解释方案,对与英语相比明显带有自身特点的汉语“自己”,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其运用规律。原因是汉语“自己”在运用中过于灵活,使得每一种解释方案都存在例外。

较一致的看法是,“自己”在用法上存在着三种倾向:照应、强调和泛指。例如:

(1)a. 小明告诉小虎自己考试得了满分。

b. 小明还征求了小虎自己的看法。

c. 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1)a的“自己”和“小明”形成照应关系;(1)b的“自己”强调“小虎”;(1)c的“自己”泛指说话人心目中的任何一个个体。

本文试图从汉语“自己”本身的功能特点出发,重点对“自己”的照应用法的语义指向规律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自己”的语法功能和性质

Chomsky的管约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按照[±照应性]和[±代词性]两组特征,把语言里显性的名词性成分分成三组:照应语(anaphor)、代词(pronominal)和指称语(R-expression)。照应语的语义特征为[+照应性, -代词性],实际包括反身代词(reflexive)和相互代词(reciprocal)两类;代词即传统语法中的普通代词,其语义特征为[-照应性, +代词性];指称语的语

[收稿日期] 2002-09-29

[作者简介] 税昌锡(1965-),男,贵州遵义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

义特征是[-照应性, -代词性], 实际包括专有名词和描述语(如“昨天”“椅子”“主席”等)两种[1] (pp. 197-200)。按照管约论, 它们分别受到如下三个原则的制约^①:

(2) 管约论

第一约束原则: 照应语必须在本管辖范围内受到约束。

第二约束原则: 代词必须在本管辖范围内自由。

第三约束原则: 指称语是自由的。

自 Chomsky(1981) 文章发表后, 不少生成语法学者便运用第一约束原则来研究汉语“自己”的运用规律, 也发表了不少文章[1] (pp. 227-229)。遗憾的是, 这些文章虽根据汉语事实而对乔氏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和修正, 各人根据自己的观察角度也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案[2] (pp. 36-38), 但依然不能解释“自己”的全部语言事实。症结在于汉语“自己”在句法分布上更像代词, 凡是名词性功能的代词所处的句法环境它都可以出现。例如:

(3)a. (主语) 自己不小心自己倒霉。

b. (小句主语) 小张希望自己能挣钱买电脑。

c. (定语) 他喜欢自己的电脑。

d. (状语) 小张自己挣钱买电脑。

e. (附加语) 小张自己也是电脑工程师。

f. (宾语) 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己。

g. (介词宾语) 小张的领导的表扬对自己是一个鞭策。

h. (兼语) 小张想自己推荐自己当厂长。

不言而喻, 汉语的“自己”与英语等其他语言的反身代词有其相似之处, 更有其本质上的差异。就汉语“自己”同英语反身代词句法上的不协调现象, 高名凯(1948)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高氏对“自己”不仅进行了历时的考察, 还与西语和方言做了对比[3] (pp. 142-144)。程工(1999)根据生成语法理论, 也分别考察了“自”和“己”在古汉语中的用法, 他认为: “古汉语中的‘自’是一个单语素的反身代词”, 而“‘己’则更像代词而不是反身代词”, “‘自’和‘己’向‘自己’贡献了各自的特点, 从而造就了它的复杂性。”[4] (p. 40)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 并因此认为, 它是明显带有汉语自身特点的反身代词^②, 因而, 不能用类似英语反身代词的结构规律来关照汉语的反身代词。

从名称即可看出, 代词(包括反身代词)这一术语有其浓厚的语用倾向性。汉语反身代词更是同时具有“照应性”(anaphoric)和替代性双重功能。如果我们坚持反身代词也是代词的一类的话, 那么, 对反身代词的认识决不仅仅是句法的问题。正如何自然先生所说: “我们把表示语言指示信息的词语称为指示语, 归入语用学的范畴, 因为指示语是一些不能单用语义学的真假条件衡量的词语, 它们的意义只有结合语境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释。”[5] (p. 19)

二、以叙述者为基点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最短空间距离同指

根据国内外权威语法学著作或语言学词典对反身代词的诠释, 反身代词的运用必得有一个相关的行为或事件, 而反身代词的反身性(reflexivity)则要说明的是行为动作的对象影响到与这一行

^① 生成语法学者还将管约论运用于空语类的研究, 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② 程工(1999)以英语反身代词的三个标准(最简性、互补性、照应和强调用法的重叠)对汉语“自己”进行过测试。鉴于汉语“自己”与英语反身代词有诸多不同之处, 他认为: “汉语中的‘自己’不是纯粹的反身代词, 而是由一个反身代词和一个泛指代词构成的复合词。”

为动作的相关角色本身[6](p.406;p.254)。例如:

(4)小明伤着自己。

例(4)包括一个行为“伤(着)”和这个行为的参与角色“小明”,行为动作及其参与角色^①一起构成一个事件。“自己”则说明的是行为动作“伤着”影响到它的参与角色“小明”。即“自己”在语义上同指“小明”。这是在一个句子[7](pp.420-421)中只包括一个行为事件和一个参与角色的例子。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己”所在的句子往往可以包括多个行为事件,从而可以包括多个参与角色。例如:

(5)a.你_i知道我_j对*_{i/j}自己没信心。

b.我_i知道你_j对自己_{i/j}没信心。

c.你_i知道小李_j对自己_{i/j}没信心。

d.我_i知道小李_j对自己_{i/j}没信心。

(6)a.小张_i知道我_j对自己*_{i/j}没信心。

b.小张_i知道你_j对自己*_{i/j}没信心。

c.小张_i知道小李_j对自己_{i/j}没信心。

例(5)中,(5)a的“自己”只能同指“我”,不能前向隔指句首主语“你”。(5)b的“自己”除了同指“你”外,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还可以前向隔指“我”。同理,(5)c的“自己”除了同指“小李”外,还可以前向隔指“你”。(5)d的“自己”除了同指“小李”外,还可以前向隔指“我”。例(6)各例中,(6)a的“自己”只能同指“我”,不能前向隔指“小张”。(6)b的“自己”只能同指“你”,不能前向隔指“小张”。(6)c的“自己”则除了能同指“小李”外,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也可以前向隔指“小张”。

(5)和(6)各例中,包括了两个行为事件,因而包括了两个参与角色。例(7)中则包括三个行为事件和三个参与角色。

(7)a.小张_i知道你_j觉得我_k对自己*_{i/j/k}没信心。

b.小张_i知道我_j觉得你_k对自己*_{i/j/k}没信心。

c.小张_i知道你_j觉得小李_k对自己*_{i/j/k}没信心。

d.小张_i知道我_j觉得小李_k对自己*_{i/j/k}没信心。

e.小张_i知道小王_j觉得小李_k对自己_{i/j/k}没信心。

(7)a的“自己”只能同指“我”,不能前向隔指“你”,更不能隔指“小张”。(7)b的“自己”一般同指“你”,在一定语用条件下,也可以同指“我”,但一般不能前向隔指“小张”。(7)c的“自己”一般同指“小李”,在一定语用条件下,也可以同指“你”,但一般不能同指句首主语“小张”。(7)d的“自己”一般同指“小李”,在一定语用条件下,也可以同指“我”,但一般不能同指句首主语“小张”。(7)e的“自己”一般同指“小李”,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也可以同指“小王”,还可以同指句首主语“小张”(详细讨论见本文第4部分)。

(5)(6)(7)各例中,“自己”的句法位置不变,但根据参与角色人称的变化,它的同指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同人称并列的情况下,“自己”对第一人称同指的倾向性大于第二人称,第二人称又要大于第三人称。如果参与角色同是第三人称,则句子的歧义度就加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在语用平面有一个行为事件的叙述者,行为事件不同的参与角色与叙述者之间在空间上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关系,上述倾向性可以表述为:在多个参与角色并存的情况下,“自己”倾向于同指与叙述者空间距离最短的那一个参与角色。因此,如果参与角色同是第三人称,“自己”的同义指向便存在歧义。

对于不同的人称而言,第一人称总是比第二人称更接近于叙述者,第二人称又要近于第三人

^① 本文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专指在语义上可以跟“自己”构成同义指称型语义指向结构体的与行为事件相关的角色。

称。我们把这种空间上的递进关系表示为(“>”表示空间距离更接近叙述者):

(8)叙述者: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由此,我们便不难解释上述现象的原因了。

从理论上讲,行为事件可以是无限多个,相应的参与角色也可以是无限多个。因此,它们与叙述者之间便可以形成无限多种空间距离关系。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通常情况下,参与角色一般在一至三个之间。

三、语义联项:“自己”入句的条件

(一)谁参与了交际过程

自上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基于“主体间性”[8](p.13)的哲学讨论成为新的时尚。对主体间性的讨论引发了西方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既而又引发了“语用学转向”,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语用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的存在”,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库恩的“范式”概念等,都以“我”与“他人”的共同在场为前提。“他人”的在场既对“我”的活动构成限制,同时也构成了“我”的活动的场景条件。维特根斯坦认为:单个人绝无可能遵守一条规则,规则必定是公共的。阿佩尔也曾指出:即便是一个人的“独白”,其实也是公共的,即能从自己中分离出一个在场的“听者”[8](pp.1-15)。例如:

(9)老张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10)老张从来没有批评过自己。

从上述语言哲学观的角度来分析,(9)和(10)都可以从句子本身以外离析出一个说话者和听者来。但(9)和(10)仍然有所不同。表面看,它们的不同在于一个以普通代词做宾语,一个以反身代词做宾语。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对背景因素的依赖度存在着强弱的差别。试比较:

(9')a.老张只知道批评小李,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 b.老张只知道批评别人,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 c.老张只知道批评人家,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10')a.老张只知道批评小李,从来没有批评过自己。

b.老张只知道批评别人,从来没有批评过自己。

c.老张只知道批评人家,从来没有批评过自己。

在(9')和(10')中,a句的宾语(小李)是定指,b、c两句的宾语(别人、人家)是不定指。但是,(9')的b、c两个句子一般不能说,(10')的b、c两个句子却很自然。这说明普通代词充当句法成分时,其语义是自足的,一般不需要一个对比项与之共存;而反身代词“自己”充当句法成分时,其语义本身往往隐含着一个对比因子,即我们总能从中离析出一个对比项来。《现代汉语八百词》把“自己”释义为“复指句中已出现的人,与‘别人’相对”,正是注意到了这一事实。由于“自己”及其对比项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我们在下文中将反身代词的对比项改叫做“语义联项”。这样,反身代词入句,整个交际过程至少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因素:叙述者(作者)、“自己”的同指角色(即以叙述者为参照的最短空间距离行为事件参与角色)、“自己”同指角色的语义联项和听(读)者。

(二)语义联项的隐现

根据上文的分析,“自己”入句总是伴随着它的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的共同参与,或者整个交际是在“自己”的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以及整个行为事件的整合作用中进行的。例如(斜体表示语义

联项,下同):

(11) 鸿渐猛记得船上的谈话,果然这女孩子全听在耳朵里了,看她那样子,自己也窘起来。
(钱钟书《围城》)

(12) 苏敏叹了口气,不知是为金枝,还是为自己。(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13) 任何一个演员都不会甘心让那热烈的场面留给别人,而把冷冷清清留给自己。(同上)

(14) 我见了他总觉得自己比他矮一大截。(张贤亮《绿化树》)

(11)的“自己”同指“鸿渐”,其语义联项为“这女孩子”。(12)的“自己”同指“苏敏”,其语义联项为“金枝”。(13)的“自己”同指“任何一个演员”,其语义联项为“别人”。(14)的“自己”同指“我”,其语义联项为“他”。

同样地,根据上文的分析,即使句中不出现语义联项,我们也可以从“自己”本身离析出一个语义联项来。因此,(11)-(14)即使略去语义联项,我们也不觉得句子有什么不妥。试比较:

(11') 鸿渐猛记得船上的谈话,自己也窘起来。

(12') 苏敏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否为自己。

(13') 任何一个演员都不会甘心把冷冷清清留给自己。

(14') 我总觉得自己矮一大截。

由于“自己”对同指对象的强调或凸显作用,以及叙述者(或作者)和听(读)者在背景知识上形成的默契,实际言谈中,作为一个交际单位的句子只出现“自己”的同指成分,而语义联项隐含的情形是十分普遍的。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语义联项隐含于言谈双方所处的交际场景,可以简称为场景隐含。例如:

(15)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6) 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17) 我打算自己亲自去一趟省城。

其实,因为场景而隐含的语义联项也是可以补充出来的。试比较:

(15')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要不,让我告诉你你在干什么。)

(16') (老张谈了他的观点)请你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17') (恐怕别人去无济于事)我打算自己亲自去一趟省城。

另一种情况是语义联项虽不在“自己”所在的小句中出现,但可以从上下文别的小句中找回,这可以称为句际隐含。例如:

(18) 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杨益言、罗广斌《红岩》)

(19)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老舍《骆驼祥子》)

(20) 谁也不到那里去,只有陈清扬有一回想起自己是大夫,去看过一回。(王小波《黄金时代》)

(18)(19)的语义联项分别为“大家”和“别人”,但它们却出现于“自己”所在小句的后续小句中。(20)的语义联项“谁”则出现在始发句中。(18)-(20)是语义联项隐含于相邻小句的例子。有些语义联项更为隐蔽,需要从更大的上下文才能判断出来。例如:

(21) 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钱钟书《围城》)

(22) 这话传进方老先生耳朵里,他不知道这就是自己教儿子翻线装书的结果,大不以为然,只不好发作。(同上)

例(21)的语义联项“效成”存在于上一个语段:“效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例(22)的语义联项“好多人”也存在于上文:“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

四、三个平台：“自己”及其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的互动

(一)“自己”及其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的互动

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讨论了“自己”入句后,其同指对象与行为事件参与角色和叙述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关系。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我们认为,“自己”入句总是可以从它本身离析出一个相关的语义联项来。按照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自己”的同指对象往往比它的语义联项在空间距离上更接近于叙述者。这说明,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讨论只是观察角度变换而已。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自己”的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为三个平台:一是“自己”的同指对象在句中出现,而它的语义联项则隐含于句外,可以简称为句外联项句内指;二是“自己”的语义联项在句中出现,而其所指对象则出现在句外,可以简称为句内联项句外指;三是“自己”的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同时出现于句子中,可以简称为句内联项句内指。

(二)句外联项句内指

这是句子中只出现“自己”的同指成分的情形。因为语义联项或隐含于交际场景,或隐含于上下文,即无论哪种情况,语义联项都只是一种背景,所以,“自己”同指行为事件惟一的参与角色便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平台上的“自己”的同指规律,我们已在第三部分第二小节即例(15)至例(22)中作了初步讨论,这里无须赘述。

(三)句内联项句外指

句中行为事件参与角色并非“自己”的同指成分,其同指成分存在于上下文别的语句里。如:

(23)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位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钱钟书《围城》)

(23)的“自己”所在的小句中有三个行为事件(“看到这新闻”“断定”“吹牛骗人”),尽管句中只出现了一个参与角色(她),但“她”并不是“自己”的同指成分。从上文看,该段描写的是方鸿渐看了《沪报》教育消息栏里有关自己的描述后,精神上所起的一系列反应。对作者来说,方鸿渐是描写的前景,“她(苏小姐)”是描写的背景,相关部分实际上描写的是方鸿渐的独白。请看(23)的上文:“鸿渐恨不能把报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履历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鹏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她俗套呢!像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极加冕的恶俗,臭气熏得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对叙述者来说,在空间距离关系上,前景近于背景。对独白者来说,“第一人称”近于其他人称。所以,(23)的“自己”同指前景角色或独白者,即上文的“方鸿渐”。试再举几例(引自《围城》):

(24)鸿渐莫名其妙,正要问他缘故,只听得照相机咯嗒声,蓝眼睛放松手,原来迎面还有一个人把快镜对着自己。

(25)他武断苏小姐命里该帮助的丈夫,就是自己,因为女相士说自己要做官的。

(26)苏小姐也觉得奇怪,但忽然明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鸿渐知道自己爱的是他,所以不与辛楣计较了。

(24)的“自己”不是同指所在句子里的“一个人”,而是同指始发句的主语“鸿渐”。(25)的“自己”不是同指所在句子里的“女相士”,而是同指始发句的主语“他”。同样,(26)中“自己”的同指成

分是始发句的主语“苏小姐”,而不是“鸿渐”。

(四)句内联项句内指

“自己”的同指成分和语义联项同处于一个句子中时,就使问题复杂起来。关键是“自己”及其同指成分和语义联项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易明确。这正是问题的引人入胜之处,国外一些生成语法学者就此展开过讨论[9](pp.46-54)。为了方便讨论,我们首先把这个平台码化为(VP表示行为事件,R表示行为事件参与角色):

(27) $R_1 + VP_1 + R_2 + VP_2 + R_3 + VP_3 + \dots + R_n + \dots + VP_n + \text{自己}$

“自己”的同指成分则可能是 R_1, R_2, R_3, R_n (实际言语中通常为一至三个)中的任意一个。

很显然,“自己”是同指 R_1 ,还是同指 R_2, R_3, R_n ,这与 VP_1, VP_2, VP_3, VP_n 连同 R_1, R_2, R_3, R_n 一起构成的行为事件本身有关。例如:

(28)a. 主席请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b. 主席请我坐在自己的旁边谈谈自己的看法。

c. 主席请我坐在自己的旁边以便和自己交换看法。

(28)a 的两个“自己”都同指“我”,而不是同指“主席”(第三人称),符合我们上文总结的同指原则。(28)b 的后一个“自己”的同指成分仍然是“我”,但前一个“自己”不再同指“我”,而是越级指向做主语的第三人称“主席”,因为客观上不存在“我坐在自己的旁边”表示的概念。(28)c 两个“自己”的同指成分都不是“我”,而是“主席”,因为客观上也不存在“我和自己交换看法”表示的概念。

看来,我们在第二部分总结的规律显得宽泛了些,应当在此基础上追加一个补充条件,进一步表述为:在多个参与角色并存的情况下,“自己”倾向于同指与叙述者空间距离最短的那一个参与角色。因此,如果参与角色同是第三人称,“自己”的同义指向便存在歧义。当最短空间距离参与角色与行为动作一起表示的事件与客观事实相悖时,它便越级同指下一个最短空间距离参与角色。

下面再举几例(引自《围城》):

(29) 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

(30) 鸿渐觉得梅亭的白眼睛在黑眼镜里注视着自己的表情。

(31) 孙小姐微微疑心他不是对照相,是在鉴赏自己,倒难为情起来。

这条规则还可以解释下面这些同指现象:

(32)a. 小刚_i 的老板_j 的算计害了自己_{i/j}。

b. 小刚_i 的领导_j 的表扬激励着自己_{i/*j}。

(32)a 有歧义,“自己”可以同指“小刚”,也可同指“老板”(俗语中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32)b 的“自己”似乎只指向“小刚”(情理中不大有“领导表扬某人反而激励着自己”的情形)。

当把字句和被字句中充当“把”字和“被”字宾语的成分是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时,它们是“自己”的同指成分还是语义联项,同样受到逻辑事理的限制。例如:

(33)a. 小刚_i 把小明_j 当作自己_{i/*j} 的朋友。

b. 小刚_i 被小明_j 当作自己_{*i/j} 的朋友。

按逻辑事理关系,(33)a 的“自己”的同指成分为“小刚”;(33)b 的“自己”的同指成分为“小明”。如果把(33)a-b 变为常式句,这种语义关系则更为明确。试比较:

(33')a. 小刚当小明是自己的朋友。

b. 小明当小刚是自己的朋友。

稍微复杂一点的是双宾语结构中“自己”的同指问题。例如:

(34)a. 我_i 给了他_j 一本自己_{i/*j} 的书。

- b. 我_i 送他_j 一筐自己_{i/x_j} 产的苹果。
 c. 我_i 告诉他_j 好几遍自己_{i/x_j} 的名字。
 (35)a. 我_i 要了他_j 一本自己_{*i_j} 的书。
 b. 我_i 买了他_j 一筐自己_{*i_j} 产的苹果。
 c. 我_i 问过他_j 好几遍自己_{*i_j} 的名字。

对比(34)和(35)不难发现,(34)各例的VP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这时,“自己”同指句首主语;(35)各例的VP具有[+获取]的语义特征,这时,“自己”同指间接宾语。这种差别同样可以用上述规则来解释。(34)的VP为给予类动词,给予的事物自然是主语自己所拥有的,而非给予的对象所拥有(除非VP明确表示归还义,如“我还给他一本自己的书”),所以,“自己”同指主语。(35)的VP为获取类动词,主语所获取的自然应是对方所拥有的事物,而非主语所拥有的事物(除非VP明确表示取回义,如“我向他要回了一本自己的书”。不过,VP为取回义时,整个句子很少是双宾语结构)。

上文的分析说明,VP和相应的R表示的行为事件的真伪,会影响到“自己”的同指对象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从表面上看,下列两种情况似乎违背了上述原则。先看例句:

- (36)a. 我_i 请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b. 你_i 请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c. 小明_i 请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37)a. 我_i 知道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b. 你_i 知道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c. 小明_i 知道小刚_j 谈了自己_{i_j} 的看法。

(36)a-c的“自己”同指充当兼语的“小刚”,而与充当全句主语的人称情况没有关系。对此,我们认为,当前项VP具有[+致使]的语义特征时,对于叙述者来说,致使动词后的兼语参与的行为事件实际上成了叙述的前景,是叙述者重点关心的内容,而全句主语及其行为则只起了背景的作用。不过,犹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这是以兼语及其后面的行为动作表示的整个事件不违背客观事理为基础的,如果兼语及其后面的行为动作表示的整个事件违背客观事理时,“自己”便越级搜索其同义指向,这时,主语取代兼语充当其同义指向便是最合适的了。试与(36)比较:

- (38)a. 我_i 请小刚_j 转达了自己_{i/x_j} 的看法。
 b. 你_i 请小刚_j 转达了自己_{i/x_j} 的看法。
 c. 小明_i 请小刚_j 转达了自己_{i/x_j} 的看法。

小刚转达的自然不是小刚自己的看法,因此,“自己”同指句首主语。

(37)a-b的“自己”既可以同指句首主语(第一或第二人称),也可以同指充当宾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小刚”(第三人称)。对此,笔者认为,当前项VP为表示判断、猜想等心理活动意义的动词时,对叙述者来说,他既可把全句主语当作前景加以强调,也可将它置于背景而凸显“小刚”。当是前者时,“自己”同指句首主语;当为后者时,“自己”同指充当宾语的主谓短语中的主语“小刚”。对于后者,因为句首主语及其行为动作构成的行为事件处于背景地位,反映在语气上并无强调的意味,可在它们后面有所停顿,甚至在句法上可以将其置于句中或句末,只起一种插入语的作用。试比较:

- (37')a. 小刚,我知道,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刚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
 b. 小刚,你知道,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刚谈了自己的看法,你知道。

若句首主语是第三人称,做宾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为第一、第二人称,尽管上述情况仍存在,但“自己”的同指成分则一般为充当宾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试与(37)a-b比较:

- (39)a. 小刚_i 知道我_j 谈了自己的看法_{*i_j}。

b. 小刚_i知道你_j谈了自己的看法_{*i/j}。

(37)c的“小刚”和“小明”同为第三人称,该句的歧义度显然大于(37)a-b。这说明,在“句内联项句内指”这一平台上,在参与角色及其行为构成的行为事件都符合情理的情况下(如果不合情理,便会发生阻断效应,见上文的讨论),如果参与角色都是第三人称时,整个句子便存在歧义。这时,究竟哪一个参与角色是“自己”的同指成分,哪一个角色是其语义联项,就要看叙述者以谁为前景,谁为背景了。下面是类似的例子:

(40)a. 小刚_i把小明_j关在了自己_{i/j}的屋里。

比较:小刚_i把小明_j介绍给了自己_{i/x_j}的朋友。

b. 小刚_i被小明_j关在了自己_{i/j}的屋里。

比较:小刚_i被小明_j介绍给了自己_{*i/j}的朋友。

(41)小明_i觉得小刚_j知道小虎_k不喜欢自己_{i/j/k}。

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参与角色中谁是“自己”的同指成分,谁是语义联项,就必须依靠更大的上下文或具体的交际场景。

五、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把“自己”的同指规律进一步总结为如下原则:反身代词“自己”一般遵循以叙述者为基点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最短空间距离同指原则。当最短距离参与角色和行为事件表示的概念与事实相悖,或叙述者有意凸显与其空间距离较远的行为事件参与角色时,它便越级同指相应的下一个最短空间距离参与角色。在“句内联项句内指”这一平台上,在参与角色及其行为构成的行为事件都符合情理的情况下,如果参与角色人称相同(通常是第三人称),整个句子便存在歧义。

代词(包括反身代词)本身就是从语用的角度概括出的一个概念,它的使用与实际的言语活动本身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功能出发,认为反身代词的使用除了叙述者和听(读)者外,还同时并存着它的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同指对象和语义联项的互动便形成了动态交际中的三个平台。不同平台上的“自己”在语用平面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但在语义指向上都基本遵循一条统一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讨论也只是尝试性的,意在引起学界对明显带有自身特点的汉语反身代词“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语义结构规律作更进一步的广泛深入的讨论。

[参 考 文 献]

- [1] 程工. 语言共性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2] 程工. 生成语法对汉语“自己”一词的研究[J]. 外国语言学,1994,(1):34-40.
- [3]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修订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4] 程工. 汉语“自己”一词的性质[J]. 当代语言学,1999,(2):33-43.
- [5]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6] Hadumod Bussmann.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薄冰. 英语语法[M]. 北京:开明出版社,1998.
- [7] 邢福义. 小句中枢说[J]. 中国语文,1995,(6):420-428.
- [8] 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9] 胡建华,潘海华. NP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J]. 当代语言学,2002,(1):46-60.

[责任编辑 徐 枫]

The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mantic Reference of the Reflexive *Ziji*

SHUI Chang-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Viewed from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reflexive *ziji* in a Chinese sentence involves four semantic roles: both sentence-internal and sentence-external ones. The former are present in the sentence, while the latter are usually default. These semantic roles include the narrator (or writer), the listener (or reader), the referent of *ziji*, and the semantic item interrelated to the referen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of the semantic roles form the semantic contex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ziji* in a sentence. As far as the referent of *ziji* is concern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different persons co-occur, the first person is more likely to be chosen as the referent of *ziji* than the second person,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be chosen as *ziji*'s referent than the third person. This shows there is a narrator on the pragmatic level, and that the space distances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re different.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event participant co-occurring in the same sentence, *ziji* usually observes the Principle of the Shortest Distance Referring, and refers to the participant adjacent to the narrator. However, it can also refer to the next closest participant under two conditions: a) when the interpreted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sentence concerning the closest participan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reality; or b) the narrator wants to foreground the event participant that posits further away in the linguistic context. There exists a dynamic interrelation between *ziji*'s referent and the semantic item related to the referent. This interrelation occurs at the three pragmatic-functional level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level is named Sentence-internal Referring and Sentence-external Linking, at which *ziji*'s referent appears in the sentence, yet its linking item is default and implied in the pragmatic context; the second level is Sentence-internal Linking and Sentence-external Referring, at which the linking item of *ziji*'s referent occurs in the sentence, while *ziji*'s referent is default; and the third level is called Sentence-internal Linking and Sentence-internal Referring, on which *ziji*'s referent and the linking item related to the referent co-occur in the sentence. At the level of Sentence-internal Linking and Sentence-internal Referring,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event participant that are all in the third person, and each participant can act as the referent of *ziji*, semantic ambiguity will arise, because different ways of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re possible and acceptable. In this case, to identify, among the semantic roles, which is *ziji*'s referent and which is the linking item of the referent, one must rely on the more macro linguistic or pragmatic contexts.

Key words: *ziji*; the shortest distance; semantic reference; semantic linking item; three levels